



一批离奇的绑架案，
引出一连串并不复杂却始终扑朔迷离的案件。

然而真正让资深公安局长魏大明困惑的不是案件本身，
而是来自于那种无形的束缚，

来自于令人无奈的现实，
来自于无孔不入的某种风气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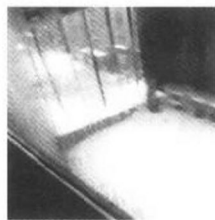
更来自于内心深处的地狱之门……

方从书
圆

花山文艺出版社

地狱之门

乔桑著



地狱之门

乔桑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地狱之门/乔桑著. - 石家庄:花山文艺出版社,
2001

(方圆丛书)

ISBN 7-80673-081-8

I. 地... II. 乔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73992 号

方 圆 丛 书

书 名: 地狱之门

著 者: 乔 桑

责任编辑: 刘斌武

美术编辑: 李文侠

封面设计: 田 晗

责任校对: 齐 欣

出版发行: 花山文艺出版社(邮政编码: 050071)

(河北省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 8 号)

网 址: <http://www.hspul.com>

E - m a i l: hswycbs@heinfo.net

印 刷: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字 数: 237 千字

印 张: 11.25

版 次: 2002 年 1 月第 1 版

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 - 5000

书 号: ISBN 7-80673-081-8/I·053

定 价: 17.00 元

(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·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)

第一章

1

1

“宝宝今天调皮不调皮呀？”

“宝宝……调皮了。”

“调皮不是好孩子。”

“调皮就是好孩子！”

听着儿子奶声奶气地跟她顶嘴，肖丽芸不禁咯咯地笑了。脚步匆匆地穿行在人流中，这副样子一个人对着手机发笑好像有点儿冒傻气，毕竟不是十七八岁的青春小少女了。她那个才一岁半的小东西，最近忽然对电话发生了兴趣，

方
丛
书

于是她每天回家前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守在电话机前的儿子挂一个电话，中午也不能例外。她的宝贝儿子是世界上最聪明的最可爱的机灵鬼，绝顶聪明，你永远也猜不着他会搞出什么新花样。

肖丽芸是一个幸福的女人。她在市教育局机关上班，工作轻松悠闲。丈夫吴健其原先是市直机关干部，辞职下海后，生意一帆风顺，已经独立开起了一家小公司。她的父母都在市公安局工作，身居要职，最主要的是他们身体健康，什么也用不着她这个作女儿的操心，反倒是两位老人总是处处照顾她，从生活到工作，连同她的宝贝儿子样样都要管。没办法，谁让她是他们的独生女儿呢。

机关离家很近，骑自行车也就十分钟的路。要是抄近道，斜穿过一条弯弯曲曲百几十米的小巷，五六分钟就能到家。自打生了儿子，她就不再骑车了，医生说步行能比较快地恢复体形。现在医生的话得到了验证，她的体形不仅像从前一样苗条，而且还增添了几分少妇特有的迷人风韵，长裙飘逸，婀娜多姿，满大街都是回头率。父亲的老同事们见到她，都说她继承了母亲全部优点。据说二十多年前，她母亲就是市公安系统的第一“警花”，追求者数都数不过来。有这样一个母亲，也是作女儿的荣耀。

刚进入五月，正午的阳光已经开始热了。拐进狭窄的小巷，贴墙走在阴影中，便有了几分凉爽之意。小巷很古老了，随处可见岁月留下的痕迹，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些沿青砖墙探出树冠的老槐，蓬头披发，歪歪扭扭，不知是哪个年代就生长在那儿的，也许还没这条小巷的时候它们就已经扎根在这儿了。

此时的小巷显得很幽静，几乎看不见行人，偶尔有自行车匆匆掠过，连铃也懒得摇。肖丽芸心里忽然冒出一种说不上来的异样不安的感觉，就像走夜路后面跟着一个影子似的。她下意识地

回头望了望，空荡荡的巷子，什么也没有。她暗自有点好笑，又不是风高月黑的夜里，神经过敏什么。像所有的年轻女性一样，她具有一种本能的警觉，若是晚上，她绝对不敢从这里走。

前面就到小巷出口了。有一辆白色面包车正停在那里，将本来就不宽的通道占去了三分之二。一个瘦高戴着墨镜的男子叼着烟，懒散地环抱双臂靠在车尾部，像在等人。肖丽芸没敢朝他看，直觉让她感觉到那双漆黑的镜片后面是一双邪恶的眼睛。她加快了脚步，想尽快从面包车旁走过去，甩掉那双令人不寒而栗的眼睛。

突然面包车的前门打开了，敞开的车门正好堵死了通道。几乎是同时，车厢的中门“哗”地拉开了，一只铁钳似的大手抓住了肖丽芸的手臂。

“啊……”肖丽芸的惊叫声被身后另一只手捂死在嘴里。随即两脚腾空，被重重地抛进车厢里，脸冲下死死地被按在车坐垫上，浑身上下如同被七八只铁枷牢牢锁定了似的，半点儿也动弹不得。在汽车发动的轰鸣声中，她模模糊糊听到一个外省口音急促地说：“快走！”

白色面包车冲出巷口，一个急转弯驶上了大街，转眼便消失在滚滚车流之中。

小巷又恢复了宁静，微风扫过，地上有几片碎纸屑在墙根处打着旋。

2

吴健其忙得晕头转向，不知不觉就过了午餐时间，公司是自己的，要想赚钱不精心打理可不行。但是老婆这边也得照顾周

全，他知道她最烦他不按时吃饭，现在晚了一个多小时，不想出个像模像样的理由应付一下可不行。

出乎预料，老婆居然还没回家，儿子大概玩累了，趴在沙发上睡着了，各种玩具摊了一地，其中包括电话机。吴健其问小保姆宝宝妈怎么还没回来，是不是留下什么话了。小保姆说宝宝妈来过一个电话，宝宝接的，说了什么宝宝也不肯告诉她。

吴健其漫不经心地从儿子的玩具堆里拎出电话，拨肖丽芸的手机号。语音提示说关机了。怎么回事？肖丽芸只要不在家，手机肯定是开着的，这是他们原先约定好的，谁不在家，谁的手机就必须开着。当然，也有偶尔忘记的时候，或者电池没电了。

吃过饭，吴健其再拨手机，通了。可是让他吃惊的是沙沙的杂音中，他听到的不是妻子的声音，而是一个陌生男人的声音。

“你是姓吴的吗？”

“我是吴建其。你是谁？怎么用这个手机号？”

“哈哈……老子想用就用呗！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”

电话突然断了，耳机里发出盲音。

一种不祥的预感涌了上来，他的心脏疾跳不已。再拨号，又通了，但对方不接。他疯了似的又拨，对方就是不接。

吴健其知道准是出了大事，但他不敢想到底出了什么事，真的不敢想啊！

他定了定神，马上想到了肖丽芸的父母。他们都是搞公安的，得马上通知他们。虽然他还不能断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肯定是凶多吉少。

吴健其刚要给她父母拨电话，电话铃突然响了，来电显示正是妻子的手机号。似乎是一种下意识，他按下了电话录音键。

“姓吴的，你老婆在我们手上。你小子欠我们的钱，拿钱来赎吧。”

吴健其脑袋里嗡地一响，一时竟说不出话来。

“听见没有，五十万，快去准备吧。”

“你们……是谁？”

“你小子装什么蒜，欠谁的钱自己还不知道？再说一遍：五十万。要是少一个子儿，就等着给你老婆收尸吧！”

“你们千万别伤害她，我给你们钱。可是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欠了谁五十万呀……”

“那你就慢慢想吧，想起来再说。不过我警告你，要是我们发现你报了警，就别怪我们不义气了！”

电话又断了。再拨，对方已经关机。

如果不是亲耳听到这段电话录音，肖若宏夫妇无论如何不能相信他们的独生女儿被人绑架了，他肖若宏可是堂堂安平市公安局的政治部主任啊！哪里来的亡命徒，光天化日之下竟做出这种事来？妻子杨玉华浑身哆嗦着，手指尖微微发颤，指着神情沮丧畏缩地站在面前的女婿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肖若宏马上给局领导挂了电话，简要地说了一下情况，接着又给刑警大队和交警大队打电话。

这边杨玉华好不容易才缓上一口气来，红着眼睛厉声追问女婿：“给我说句实话，你到底欠了什么人家五十万？”

“我从没欠过谁五十万，真的没有！我的生意还没做到那份儿上，最多也就是压人家个五六万七八万的货款，人家也压我的，现在做生意都这样……”

“你少给我扯那么远！好好想想，你的债主中有没有莲城县

一带的人。平原省的莲城，现在改市了。”

“莲城市？”吴健其迟疑了一下，“好像……没有吧。”

杨玉华焦躁地拍了一下沙发扶手，提高了嗓音：“好好想想，是有还是没有，别好像好像的！”

吴健其皱着眉想了想，突然叫道：“对了，去年跟那边青水县的一家公司做过一笔生意。青水好像离莲城不远，就是那一带的。那笔生意做得不太顺利，可最后还是跟他们清账了，也就七八万的事儿，不至于就是他们吧？”

“你怎么就知道不是他们？你外面惹出乱子，还把我女儿给卷进来。告诉你，我女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可跟你没完！”

吴健其脸色苍白，额上一层虚汗，低着头一句话也不敢说。

肖若宏打完电话过来，抚慰地拍了拍女婿的肩膀。对妻子说：“这事也不能怪健其，他心里也够难受的了。交警大队已经布置下去，在各路口设了卡。我马上去局里。”

6

“我也去！”

杨玉华踉踉跄跄地去取制服，被肖若宏拉住了。

“你血压本来就高，去了只能添乱，还是在家听消息吧。有些情况你再帮健其好好回忆一下，说不定能找到什么线索。”

杨玉华颤抖着声音问：“还来得及吗，都这么长时间了。”

“也说不定，只要还没下公路，就有可能截住他们。”

杨玉华不再多说什么，目送丈夫的背影急速地消失在楼梯拐角。她也是老公安，知道现在的每分每秒都万分宝贵，都将牵扯着女儿生命的安危。

3

警车呼啸着朝平原省莲城市方向疾驰，时速指针已经越过一百二十迈，可以感觉到车身在微微地发飘。肖若宏还在命令加速，驾驶员满头大汗紧张地把握着方向盘，眼睛眨都不敢眨。

“肖主任，这车不行，不能再加速了。”

“这是他妈的什么破车！”肖若宏破口大骂。

此时他心里一阵阵发紧，又一阵阵发凉。其实他早知道已经太晚了，晚了两三个小时，甚至更多，即便他的判断正确，也不可能追得上了。这里离省界太近，离莲城市太近，总共二百多公里的路程，即便是一辆最不怎么样的破面包车，这段时间也足够逃之夭夭，不知道躲藏到什么地方去了。更何况他并不知道绑匪是一辆什么车，他也不可能把每辆可疑的车都拦下来检查，时间也不允许。这样的追法，很大程度属于一种自慰性的，发泄性的。

7

但他还是要追，只要有一点儿希望，哪怕只有一点点儿，他也要追到底！

可怕的车速也可以让他心里的愤怒和恐惧得到缓解。他不是刑警出身，对刑侦工作充其量就是个一知半解。那些老刑警们都爱说直觉，就像他写材料爱说“灵感”一样。现在他突然觉得自己知道刑警的直觉是怎么回事了，而且这种直觉是有根据的——绑匪的口音。

那段并不算清晰的电话录音中，他完全可以断定绑匪是莲城市一带人。

显然，妻子杨玉华跟他有同样的判断。

对莲城，他们有着一份共同而又特殊的敏感，虽然事情早已经过去二十五六年了，却仍然不能释怀。对他们夫妻二人来说，那是一块谁也不愿揭开的疮疤。

是的，那时候他们都很年轻，非常年轻，年轻得为了爱情什么也敢做，而且能不管不顾地一做到底。

这么多年了，肖若宏曾经想努力忘掉魏大明这个名字，忘掉这个人的存在，但是他做不到。他知道妻子也跟他一样做不到。魏大明曾是他最好的战友，最知心的朋友，是妻子当时的恋人，而且恋到了几乎就到结婚的程度。他就是莲城人。莲城那时还是个县，很小很土的县，从那里出来的人都操着一口俚了巴叽的莲城口音。魏大明就是这种口音，让人过耳不忘。

当年，肖若宏是在部队当兵的时候结识魏大明的，那时他从连队抽到师部文艺宣传队。魏大明原本就是机关兵，专门负责师首长的勤务，接触首长的机会自然就多。文艺宣传队是临时性单位，演出任务一完还得各回各单位，肖若宏不愿再回到连队，他想留在师部机关。在连队生活和训练都太苦不说，入党、转干的机会也少得多。

但他一个从连队来的普通士兵，既没靠山，也没门子，巴结机关干部都还差着层次，于是他瞄准了魏大明。魏大明看上去土头土脑的，一口改不掉的家乡话，心眼实，一天就知道埋头干活，深得几位师首长的喜欢，关键时候能给添句话。结交这样的人不难，何况肖若宏多才多艺，不仅会吹拉弹唱，而且写得一手好字，魏大明为结交了这样一个好朋友还感觉相当自豪呢。后来文艺宣传队解散的时候，别人都回原单位了，惟独肖若宏留在了师部宣传科。

魏大明先复员到安平市，进了公安系统。一年后，肖若宏也

复员了，一时找不到满意的接收单位，就到魏大明这儿来看看。当时魏大明在基层派出所，三四间又破又脏的办公室，条件很差。肖若宏开始还真没看上这地方，但当他发现了杨玉华的时候，便神差鬼使地改变了主意。

杨玉华当时是所里的户籍警，也是惟一的女警。然而她这个惟一实在太耀眼了，用“光彩照人”这四个字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。魏大明把杨玉华介绍给自己最亲密的战友时，明确用了“女朋友”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词。至今肖若宏也忘不掉当时杨玉华的那副神情：飞红的面颊，羞答答的目光，似笑非笑的嘴唇……那一瞬间，好像他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头上。

魏大明虽然还是个普通片警，但工作相当出色，又在刚破的一个大案子中有上乘表现，连分局领导都很赏识他，提拔也就是指日可待的事。

魏大明很热心地向他建议：“要是你想来我们这儿，我就去找领导说说。”

“我倒是想来。可你说话管事吗？”肖若宏这样回答的时候，有意无意地瞟了杨玉华一眼。

杨玉华没有避开他的目光，含着几分羞涩笑道：“他要是真想替你办，还准能办成。”

魏大明咧嘴笑了，一副很憨厚的样子，拍拍胸脯说：“这事包在我身上。”

如果说肖若宏是有预谋的，是存心来夺走朋友的女朋友，他是绝对不能承认的。没错，这件事他是做得有点儿过分，也可以说很过分，但他绝不是存心。至少从本意上来讲，那不是他的愿望。只不过他更是一个男人，在想得到自己终身至爱的时候，无法再顾及其它了，尤其当时他又是那么的年轻。

男人之间的友情有时是很奇怪的，生死关头他们可以两肋插刀不惜鲜血甚至生命，然而却常常抵挡不住爱情的考验。

战胜魏大明这样一个情敌实在不是什么很难的事。他身材不算高大，相貌也谈不上英俊；他没有艺术细胞，不会吹笛子，不会拉小提琴，而且五音不全唱歌跑调；他的字不好看，写材料就是干巴巴地排列数字，不会渲染，不会调动阅读者的情绪，不会找独特的角度让汇报材料与众不同；最最关键的是他那难听却又改不掉的莲城口音，在同女孩子进行语言交流的时候显得特别老土，更何况用语言交流本来就是他的弱项。

女孩子有时候会对忠厚老实的男人怀有好感，但那绝对是在她没有遇到另外一种类型的男人之前。

前后仅仅不到半年的时间，速度快得连肖若宏自己都不敢相信。但他没有半点得胜者的满足，有的只是一种说不出的，类似羞愧的内疚。那段日子，他甚至没有勇气面对魏大明的目光。

魏大明是在即将被正式任命所长前打报告要求调走的，调回他的老家平原省莲城县，理由是照顾家中有病的老人。局领导几次做他的思想工作都做不通。他就是这种犟脾气，一旦做了决定，十头牛也拉不回来。

莲城县距安平市并不远，却是跨着省界的，那边没人为他再安排一个所长的位置。就这，他还是坚持走了。走前他跟全所的人都打了招呼，就是没跟肖若宏打招呼。当然，也没跟杨玉华打招呼。

转眼二十多年过去，算来都是跨入“知天命”门槛的人了，连儿女都有了儿女，按说这些往事都应该早已淡忘了，而且他也想淡忘。这些年来，他在妻子面前从来不提有关魏大明的事情，妻子也不提，俩人在这一点上好像有一种天然的默契。

但果真淡忘得了吗？

刚才一听到绑匪的那段电话录音，妻子马上就能断定是莲城口音，自己也一样。魏大明那浓重的莲城口音留给他们的印象是永远无法磨灭的。

上星期肖若宏出差到省城，竟在公安厅招待所同魏大明走了个对脸，是他主动上前打的招呼。魏大明似乎迟疑了一下才认出他，一副很高兴的样子同他握手。但他不敢肯定他的高兴是不是装出来的。都已经是这种年龄和阅历的人了，脸上的表情说明不了什么问题。

得知魏大明不久前就任了莲城市公安局长，肖若宏特别高兴，是真心地替他高兴。县级市的公安局长，级别恐怕高不了，说不定才是个正科级，但毕竟坐镇一方，大权在握，也算个实实在在的权力人物。一回到家，他就把这消息告诉了妻子，妻子也很替魏大明高兴，说他那样的有能力又厚道的人，应该有个好前程。

11

当莲城市的路标出现在肖若宏的视线中的时候，他突然醒悟到，自己疯狂驱车近二百公里其实别的都是次要的，真正的目的是来求助魏大明。他是这一方天地的守护神，这里的一切都在他的掌管之中。

魏大明，这次你还能像当年那样，下死力来帮我吗？

第二章

12

1

已经十一点多钟了，魏大明接到了市委副书记方家同的电话。方副书记分管政法口，是他这个公安局长的直接领导。方副书记说《燕山都市报》来了个记者，想采访一下公安方面的事，要他接待一下。

魏大明想了想，尽可能挑选着比较客气的字眼说：“我来的时间还很短，各方面情况还不是很熟悉，怕说不好。再说这阵子正忙，也没时间陪人闲聊天

方
丛
书

呀。”

方副书记很郑重地说：“接受采访可不是闲聊天，你得把它当作政治任务。过去咱们一直不大注重正面宣传，结果有成绩也没人知道，出点问题倒让人曝了光，弄得满城风雨，这也是个教训嘛。咱们省除了党报，就数着这个《燕山都市报》影响大了，可不敢怠慢了人家。中午你来我这儿吧，跟记者同志随便聊聊。”

魏大明听得出，方副书记后面那段话不是冲自己说的。毫无疑问，那个记者此时就坐在方副书记的办公室里，喝着茶，抽着烟，跷着二郎腿，等着中午特意为他安排的那桌酒席呢。

这样的记者魏大明见多了，一点儿没好感。有时他也奇怪，报纸上常能看到一些讲真话实话替老百姓打抱不平的文章，写这类文章的记者是他尊重而又敬佩的，可他从来没遇见过。那样的记者可能太少了把。

当然，也许那样的记者根本不想跟公安局长打交道。

13

就在前不久的一天，魏大明临时有事赶不及回去吃饭，就在路边小店凑合一顿，正好着的是便装，倒也方便。不想邻桌几个喝酒喝多了，竟扯着嗓子大骂公安局全是土匪，其中有一个人还嚷着要到报社去找记者，说就是记者能治公安那帮混球！

魏大明听得心里直蹿火。干吗这么骂我们？就算公安队伍里有几个败类，也不能把整个公安队伍一勺烩呀。再说记者有什么了不起，也不是个个都能仗义执言为民请命，下作无聊加混球的记者有的是，你们怎么不骂？

这顿饭他当然没法吃了。后来的几天他一直不由自主地要想这个问题：社会上怎么这么看我们公安？老百姓也都这样吗？这么一想，心里就像堵着个又硬又沉的东西，难受得不行，可还是由不得不去想。

未到莲城来之前，魏大明就听说这地方比较复杂，社会治安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。近两年连续发生几起恶性案件，搞得人心惶惶，在社会上造成很坏的影响。他的前任未到年龄便提前安排退休，说是有病，其实谁都知道真正的原因不在身体。交接工作的时候，这位老局长痛苦的眼神给魏大明留下了极深的印象。他觉得老头儿不像是个搞歪门邪道的人，说话做事很谨慎，谨慎得都有点儿窝囊了。他甚至有点儿奇怪，这样的性格干政工还差不多，怎么当上的局长？

当公安局长得有股子冲劲、狠劲，还得有心计，最主要的是关键时刻得有董存瑞举炸药包的勇气，不然凭什么镇住一方？七八年前在清水县刚升任公安局长的时候，他的认识就这么单纯。后来几年的经历，让他对这个位置有了不少更深刻的认识，但最基本的这几条是变不了的。

14 魏大明这次能到莲城市任公安局长，多少有点戏剧性。两个多月前，方副书记专程到清水县来找他，问他想不想调到莲城工作，还干他的公安局长。当时他在清水县的日子并不好过，事实上县领导已经为他安排了新的工作，到刚成立的县体改委当主任，那是一个有待遇没实质性内容的职位。也就是说，他将从此离开已经干了大半辈子的警察岗位。这种莫名其妙的安排，他的妻子起了相当作用。妻子找遍了县里领导，扬言还让魏大明当公安局长就不跟他过了，离婚！县委书记就找他谈话，说组织上也是替他和他的家人考虑，总不能这把年纪了为工作的事闹离婚吧，也不像话嘛。他有苦说不出，谁让自己有这么个做事不管不顾的老婆呢！

当然，妻子也是有她的道理的。每次发生争吵，她的道理都能让他哑口无言。他亏欠她的的确太多，亏欠儿子的更多，一生